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録監生臣張五語

歴代名臣奏議卷八十一

明　楊士竒等　撰

經國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左拾遺田錫論軍國要機朝廷大體䟽曰臣伏念自忝諫垣今已周歲無一言可裨時政無一善上荅君恩盖以陛下文明無事可諫朝廷公共無事可言然尸禄曠官憂慙盈切盡忠補過夙夜寧

忘今輙以軍國要機朝廷大體布在一疏上達四聰伏乞陛下察而恕之容而用之臣所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今為陛下引諭而言之臣聞古先聖人牢籠天下弛張睿略舒卷人心使萬人之心如一心四海之意如一意有若馭馬又如鑄金善馭者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善鑄者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茍失其機又失其時則萬人不一心四海不一意亦猶不善馭馬不善鑄金使之馳而不馳使之止而不止使之圓而

不圓使之方而不方若是則危與亂雖未萌而不得不憂機與時雖未失而不得不懼故古人云居安思危又曰理不忘亂臣每念有唐之末天下分離中原土疆不過千里自先帝恢張皇業開闢天下平吳取蜀易如破竹唯河東遺孽終不能平洎陛下一舉取之功名光大世宗先帝所不及也然自河東破後聖駕回旋諸軍之心皆望賞賜四海之内亦傒霈恩豈謂陛下未覃賞捷之恩未行策勲之禮經今二載所謂踰時今北方之戎

不來朝貢幽州㧙壘未復封疆臣以國家兵甲之強朝廷物力之盛滅戎人甚易取幽州不難然自古制御蕃戎但在示之以威德示之以威者不窮兵黷武不勞人費財示之以德者比之如草菅容之若天地或來朝貢亦不阻其歸懷或背驩盟亦不怒其侵叛臣伏慮陛下以幽州未取外患未平一旦又來擾邊萬乘復思再駕欲快聖意欲展睿謀雖舉必成功動無遺筭然臣請陛下或展郊禋之禮或行封禪之儀因此賞河東之功因

此示策勲之信人心懈怠者復恱軍功勞苦者終酬帝澤滂沱物情通泰所謂陛下駕馭其意鎔鑄其心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茍不以威信鑄其心恩惠馭其意臣恐使之馳則止使之圓則方當是時陛下必念臣今日之言陛下必思臣今日之諫也此謂軍國之要機一也又念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師老費財兵書曰頓兵挫鋭臣聞聖人不務廣於邊鄙唯務廣於德業武有七德陛下何不廣之天生

四夷陛下何須收之必若聖德日新皇風日遠遠夷自然入貢外域自然來降苟不來降又不入貢彼國自有災癘彼人自懼凶荒尚書曰惟德動天又曰四夷來王周易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况四夷乎臣嘗讀韓詩外傳言成王之時越裳來貢九譯而至周公問其所以來其人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昔太宗征遼魏徵苦諫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郡三百有六十羈縻之州有八

百屯田置戍悉在外荒豈是一一加兵然後方來内附今陛下取交州何速況大國取交州謂之瘴海去者不習風土兵在彼中留滯頗久願陛下且罷斯役暫息南征交州未平不足損陛下功業交州既得不足光陛下威聲臣但以師老費財為可慮頓兵挫鋭為可惜蓋征討之役費用非輕皆生民苦力之財悉諸國所供之賦乞陛下惜經費之用望陛下念征戍之勞此謂朝廷之大體一也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

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臣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諫官寂無聲影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敕有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遺補又不敢頁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人得立軒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陛下

德音或有不知而不録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丞令尚闕員又中書舍人是陛下近臣司陛下誥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回未嘗見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陛下訪之以事臣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而方奏伏乞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各盡其誠心求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有集賢院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祕書省職官而無祕書省圖籍臣伏讀去年九月十一日所

降制敕條貫百官仍於朝堂習儀又委憲司申舉此則
陛下思復古道大振朝綱臣唯見所習者儀未見所舉
者職如職業各舉則威儀自嚴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
之禮法何患百官不整肅何患庶政不允釐臣乞今後
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郎起居舍人得以紀録言
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以糾轄臺
司中書舍人得以衹膺顧問中書舍人得備問則皇猷
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陛下

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悚一人尊嚴
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左右則盛事無遺國史大備給
事中得以封駁則詔敕無誤出政事無錯行此朝廷之
大體二也今天下一家海内萬里四方所凑輦下駢闐
萬貨所歸京師富盛軍營馬監無不高嚴佛寺道宫悉
皆壯麗陛下又新西苑復廣御池池若漢之昆明囿若
周之靈囿足以為陛下宴遊之所足以為聖朝宏大之
規唯尚書省是前代所營公宇低隘南宫二十四司不

在其間六尚書無本廳諸郎官無廨宇至於九寺三監寄在内前廊下加以禮部無貢院試處非省垣每年試舉人權就武成王廟非太平職司之制度非清朝文物之規儀乞陛下俟西苑畢功御池罷役重新省寺用列職官此則朝廷之大體三也臣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錮之囚荷以鐵枷不覺自駭不知其人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何人臣謹按刑統准獄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鉗鏁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有刑書未見以鐵為

枷者也凡今州縣欲笞一小罪繫一輕囚必詳格文盡依典法奉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為枷事出法外伏乞陛下釐革此法免傷皇風昔唐太宗因看明堂圖見人五臟皆系於背聖慈惻隱免人笞背況太平之時將刑措而不用至仁之主宜欽恤以居先此則朝廷之大體四也臣所言者要機乞陛下審而察之所舉者大體乞陛下採而用之

真宗至道二年知揚州王禹偁論軍國大政䟽曰臣伏

覩陛下即位赦書云所宜開諫諍之路拔茂異之材又奉御史臺告報准詔命内外文武臣寮並許直言極諫此實陛下誕彰聖德廣達民情速致時雍追用古道之深旨抑亦宗社無疆之休軍民莫大之幸也臣雖無聞諫則有素先皇帝時初拜右正言直史館即日進端拱箴一篇又上禦戎十事蒙先朝採納擢陛綸閣判大理寺時抗疏論道安之罪執法雪徐鉉之寃貶官商山咎實因此尋復召用叨塵諫垣又上李繼遷便宜寢而不

報俄乔内庭蕪駁正亦嘗改更宣命封還敕書雖無報於朝廷蓋粗申於職業伏遇陛下欽奉顧命惟懷永圖嗣位之初赦書既如彼聽政之後詔命又如此臣苟有所見隱而不言上負先帝用人之心下孤明主求諫之意也伏以聖朝享國四十餘年矣邊鄙未甚寧人心未甚泰求利不已設官太多今陛下治之惟新救之在速臣伏慮書生執言有奏於陛下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不知古今異制家國殊途者也假如帝

堯既殂帝舜在位堯時有八元未進四凶未除舜乃流放舉用善惡兩分未聞後之人曰堯不及于舜也舜不孝于堯也伏惟陛下遏老生之常談奮英主之獨斷則天下幸甚謹録軍國大政奏事五條儻稍動於聖心庶大開於言路其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勍敵 西有繼遷敵人雖不犯邊戍兵宜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垂尤甚臣愚以為陛下即位之初當順人心宜敕疆吏致

書敵臣使達彼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之罪復與夏臺臣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以奉拓拔氏祭祀先帝雖有批答只與鄜州節度緣繼遷本是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國所以詔令不行今陛下嗣統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前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皆有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已而為人也或曰富國强兵不可示人以弱此乃誇虛名而忽大計者也其二曰

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伏以乾德開寶以來國家之事臣所目覩當時東未得浙江漳泉南未得荆湖交廣朝廷財賦可謂未豐然而擊江東備北境國用亦足兵威亦彊其義安在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今誠能簡銳卒去冗兵而委之以將帥用恩威法令以駕

馭之資以天下財賦而曰兵不振用不豐未之有也臣愚以為陛下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以高枕而治矣至于引唐虞比三代若皆為空言臣所不敢臣又見開寶中設官至少何以驗之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員今司門員外郎孫貴是也逝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當時未嘗闕事自後始有團練推官一員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陳延山通判

閤暐副使閻彦遠判官李廷推官柳宣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稅等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于曩日也問其人民逃于昔時也一州旣爾天下可知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今可謂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宰相王涯始建稅茶之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緡東師以濟今則

錢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也其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為擇人士君子行修于家學推于衆然後薦用登之于朝故從政而政和臨民而民泰自三代涉兩漢雖有沿革未嘗有遠去此道者也隋唐以來始有科試得人之盛與古為侔然自唐初終太祖之世科舉未嘗不難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重以周高祖之後外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

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先皇帝虢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捨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如臣者容易中一人爾臣愚以為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伏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銓擇官材亦非帝王躬親之事比來五品已下謂之旨授官今則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太祖已

來便殿引見用為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倖或以哀鳴泣涕便獲超資或以捷給山呼便陞京秩吏部官只若備員既無耻格之風漸多闒茸之吏臣愚以為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注擬其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唯有四民治民者士也故受養於農工以造器用商以通貨財皆不可闕也而兵不在其數蓋周井田之法農即兵也有事則戰無事則耕自秦以來以強兵定天下故戰士不復農業矣是四民之外又生

一民而為五也所以農益困然而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也但使帝王之道不得與三代同風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民而為六也故魏晉而下治道不及于兩漢有唐大儒韓愈諫憲宗迎佛骨表云昔黄帝在位百年年一百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二百歲顓帝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十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歲舜禹皆壽百餘

歲當時未有佛也是知古聖人不事佛以求福古聖人必排佛以救民假使天下有僧萬人每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疋是至儉也而月有三千斛之費歲有一萬縑之耗何況五七萬輩哉而又富僧鉅髡窮極口腹一齋之食一襲之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此輩既不能治民又不能力戰不造器用不通貨財而高堂邃宇豐衣飽食而已不曰民蠹而可得乎臣愚以為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

若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陛下深鑑前王精求理本亟宜沙汰以厚生民若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載不令度人不許修寺使自銷缺漸而去之亦救弊之一端也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憸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今天下言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之道具在方冊堯之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作司徒敷

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咎繇作士明五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大哉堯之為君可謂委任責成而無疑矣或曰誠如是堯有何功德耶臣曰有知人任賢之德爾雖然堯之道去世遼遠恐不可復臣以近事言之唯有唐之政可以損益而行焉臣讀元和賢相裴垍傳憲宗嘗命垍銓品庶官垍奏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以陛下之明擇宰相數人猶時有非其人者

況臣之不佞擇數十人諸司長官常恐不逮若更令臣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時識者以垍為知言伏望陛下遠取帝堯近鑑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自取寮屬則垂衣而治矣所謂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者也臣又聞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又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襪者言皆賢也夫小人之徒巧言令色先意承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帝明

王不能深察臣又按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登殿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或因遣使亦得陞殿惑亂天聽褻瀆至尊無甚于此伏望陛下振舉紀綱尊嚴視聽在此時矣不可不思所謂姦憸傾巧之徒知退者也臣愚以為今日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難選舉以塞其原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今若不去冗兵併冗吏不難選舉不禁僧尼縱欲減人民之賦寛

山澤之利其可得乎伏惟陛下承二聖之貽謀鑑千古之治道明比日月機先鬼神聖智所周不遺一物英斷所及出于百王而又三事大臣受遺輔政豈容郎吏輒議國經盖以臣素被寵光常思報効有所貯蓄不敢緘藏臣又念詔書云言之而不用罪在朕躬求之而不言咎將誰執不勝大願所以輒進狂瞽上干冕旒伏惟陛下踐詔書之言則天下幸甚

仁宗時歐陽修上奏曰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

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則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

危急兵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强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頼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

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偽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

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强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

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竒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

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越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賢使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强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巳今朝無强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内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陛下之

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若一日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辨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乆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畧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

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

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畧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

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嘆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悞何可及乎

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鬭智不鬭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

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隂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

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

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

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勤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

五年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人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

彌今若勑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大振而敵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詗事者皆知北人與西戎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陜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敵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人常有助兵今若敵人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人北人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

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人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勍敵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

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衂此可攻之勢也苟失其時而使二敵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徧於天下其閒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旣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

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

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才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彊黠之吏政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

贓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寛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内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

是陛下遲疑寛緩之時惟願為社稷生民留意

寶元元年天章閣待制龐籍論先正内而後正外疏曰

臣伏自元昊背恩僭竊兇謀已露陛下憂恤邊事博採羣議選將遣師動挂宸慮復聞減息宴樂專精思慮此乃宗廟之福天下之幸也陛下憂勞不已則羌戎小醜不足平也誠不可輕之易之耳當平静無事之時言事之臣尚賴陛下戒謹修省況逆虜已畔兵戎方興此臣下尤當竭謀慮忘忌諱之秋也況臣孤蹇之跡上賴陛

下明照奬擢獲升近侍恨無才略仰報大恩茍有管穴之見敢不陳露夫欲建事功者在先正其内而後制其外也先正其内者在陛下專意而力行之臣願陛下執恭儉嚴紀綱也荀子曰恭儉者備五兵又曰彊本而節用則天下不能貧故當今之急無先於恭儉也陛下試令有司計財賦之入必曰耗於先朝之時也計費用之數必曰廣於先朝之時也財賦日耗而費用日廣則安能使府庫豐積兵備足用也故願陛下節之又節以備

用兵之乏應不急之務一皆止息專以備邊為念則功可立矣至於綱紀者其要在賞罰恩賞貴乎審當法令貴乎齊一伏見近年恩及僥倖而典憲稍縱夫賞所以勸功也僥倖無功之人坐獲殊寵後有臨敵効命立勲行陣者將何賞以足其望乎願陛下愛惜爵禄無及僥倖以待立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此又最切務也苟國富兵强綱紀嚴肅則四夷畏服之不暇又何僭亂之敢為實在陛下正之於上大臣持之

於下則誰敢不從矣所謂後制其外者方今邊要與元昊接境者廣矣昨遣二帥臣以分制之固當以防備為急若不得其要則費廣而功未可期自元昊僭逆以來調發兵馬已衆多矣輦運器物紛紜道路諸所營繕率及民力兵戍既集芻粮所費不知幾倍於常時矣兵久不散支用無極臣恐羌戎未至而公私先困矣安知非黠羌狡謀而困我哉前代時及平定則休兵罷戍養民畜備以防不虞故事至而其用有餘國家自和戎之後

邊戍未嘗休息支用未嘗減節一日兵興則其力易困夫兵冗而不精雖衆不可用也竊聞所發之兵皆不選練而遣之疲弱預行者亦多此徒有其數而可用者殊少臣謂兵卒壯勇者一可勝疲弱者五況餽運邊儲常為艱苦此尤宜重惜也欲望令漕運之臣與邊將選擇壯勇可用者留之於邊疲弱者或令還本營或置於近內多粮之地則邊郡兵精而費少矣鼂錯有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是知兵

戰者利器械訓士卒最先急也臣聞在京造兵甲之所近年以來多不擇監掌之官率皆勢要之人為之以自便其私也亦聞向來所造器甲多不精堅欲望朝廷擇勤幹之官諳知製作兵甲利鈍巧拙者令監轄工匠精心製造必令精堅可用仍加覆驗明示賞罰則兵甲堅利矣其外方造作兵甲亦乞嚴戒國家休兵乆士卒漸惰加之都將威輕軍衆難制若一旦臨敵深可豫憂欲望密詔二帥臣令經畫訓練之法統馭之術使將校知

感愛之道士卒有禀畏之意然後時加訓告各使知主恩而勵臣節則臨事可用而功可期也

右正言直集賢院吴育論建立基本以銷未萌之患疏曰臣竊謂朝廷總制天下必建立基本以銷患於未萌若政令修綱紀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士卒精將帥練則四夷望風自無異志一有未備則黠虜乘間而生心方今天下少安人情玩習而多務因循居常有議及政令綱紀邊防機要則謂之生事或有警急則必至怱

遽而莫知所為若稍且安靜又無人敢輙言且夏州久有人往來中國熟見朝廷因循之勢遂敢内蓄姦謀若以一時之事苟且支持或至爛額救焚揚湯止沸覆視前古厥鑑甚明伏望陛下從容延對左右大臣討論闕政博訪羣議修節用愛民之經求訓兵練將之策則一方小警不足慮也

慶歷三年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宋祁上疏曰臣聞病者療之於未危火者防之於未燃若已危已燃雖有嘉

醫力士猶不能振殂斕之苦是以思患豫防所趣一馬
臣伏見河北河東陜西比年騷困契丹恬恃犬羊規掠
塞下求索賂遺辭悖意驕陛下以天下為心屈巳忍忿
與之通好以紓倉卒之急是以河朔生靈晏然暫寧此
陛下權時之宜也夏賊逆命驅率雜種襲金明殘麟府
破任福敗壞多殺吏卒數十萬轉食屯兵于今五年士
氣喪沮每聞金鼓之音皆股戰膽銷有百走退生之心
無一前鬬死之志部署鈐轄位均勢侔不相統一賞濫

而不實罰弛而不行上下相蒙徼一切之幸臣計二陲之憂比病與火可謂將危而且燃也中外有識無不寒心臣愚以謂不速興而救之事一差跌悔無及已伏見中書門下樞密院日入奏事遵奉常體但以官吏差遣使臣遷轉比例高下計較錙銖下至百司冗屑申請無不關白聖聰及宣勅行下一署曰聖旨至於邊境措置安危大計反不暇及之臣愚無知竊以為過矣不當行而行是為徒行當憂而不憂是為必憂今耶律君臣包

禍就毒放馬陰山之下待隙而動彼其旋玩河朔如股掌之上責貨不已又將責地禍根釁萌章章如此朝廷忽而不防未知何謂邪方今河北河東不澄濫官不閱冗兵帥之才不才未嘗擇械之可用不可用未嘗選自戎使繼至便為信誓可憑諜臣高枕了不為備可謂發篋啓笥以待寇攘今陛下盛德清明大臣方正叶力獻可弼違朝無間言不於此時側席嘗膽思所以禦之之術急除弊政圖刷大耻乃欲優游自暇日安一日待病

之危待火之燃救不晚乎夫碎目雜務非宰司職事假令此等一皆不問委之有司尚無繫於治亂若二敵挺變更相影嘯一出於北一擾於西國疲於轉輸一夫餓豎與為盜賊憑高呼叫環數百里則天下安危決於一日之間推是而言臣所謂不當行而行當憂而不憂果何信也劉平石元孫輕脫寡謀徑與賊鬬師敗身死損辱國威今之為帥不鑒前失尚守舊體終無改更其出師也無鼓旗無鼓旗則號令不行矣其戰也無行陣無

行陣則敗走不救矣其止無營塹自守其行無輜重自隨烽候不明間諜不設不量人事不察地形將不撫士士不識將遷代紛紛未始暫寧而有司據例換移習不為怪是以賊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亦未嘗聞朝廷求所以敗所以勝之由彼所長我所短之要何者有勇何者有謀而可以相輔若何則守若何則戰而授之成筭兵若久而不解何策以支食若有時而乏何術以濟今陛下未以為念大臣未以為言天下安危誰任其責

臣聞見隘陋不足與權大事竊謂當今之急者有七一曰講軍陣二曰廣牧馬三曰精器械四曰力耕桑五曰擇官人六曰重賊法七曰籍游冗臣既愚昧知其大而不得其詳又不敢掩衆謀申獨見伏願陛下試以閑日詔一二近臣出此七事令共力探討使引古驗今孰處其要陛下與大臣擇而行之既行又執而不遷浮議撼搖皆且勿聽然須近者三年有成遠者五七年十數年而成功陛下安心緩慮總其銜勒夫治國若種樹非謂

朝種而暮可庇也假以日月則根柢深固坐獲茂陰昔孟明再敗秦師歸修國政晉避其德遂霸西戎今若力農繕兵日夜申儆張吾百度振吾六師其居有備其行有法彼二敵聞之必且狡謀潰於狄胃陰計爛於羌脇矣臣又願陛下詔中書樞密院自今以往取百司申請不干大事者許依唐時堂帖之比直令堂判院付之有司雜務已有定例便行不奏其可以蠲除歸有司者定為永制俾之奉行若其大事非臣下可得專者然後奏

請自然綱提領攝事亦希簡使大臣得專邊境盡慮金革矣諸路部署以下出兵之日臣願依軍法以一階一級交相統制令一則易行官專則有威無令貴臣監軍牽制其內將之與士既相習熟則不可數為替改使得恩結其心威統其違緩急與之生死乃可為用此其畧也昔楚莊王區區之諸侯據畢溼之地無日不討軍實而數之其戒於國中曰人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用能服鄭宋抗强晉威震中原況陛下擁四海之富攬天下

俊人與之圖事邪然時哉時哉不可緩已臣愚戇不識

禁忌惟陛下哀憐省納

四年知諫院余靖上奏曰臣竊聞大臣建議内有修京城置府兵二事者伏以廟堂謀議天下具瞻帝王言動萬世為法安危所繫舉措非輕事之幾微不可不謹難與慮始人之常情臣願陛下深思遠圖以安民為本臣請縷陳一事望陛下擇其可否臣聞西賊僭號之初宋庠請修函谷此時關中動揺謂朝廷弃關西而自守今

無故而修京城乃是捨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四方聞之豈不動揺强弱之勢正在此矣無戎而城春秋所譏守在四夷義不如此又前歳以邊鄙之警而河北諸路揀點鄉兵之利未集而先致其害也況今北方之賂既厚西戎之好既講雖知信誓不可卒保嗷嗷蒼生咸望帖泰而都畿之下先自擾之根本不寧四方何望哉昔魏侯恃嶮吳起以為失詞宣王料民山甫譚其害政惟是二者皆古今之所重而安危之所起乞陛下

捨此二策別議遠圖之術

嘉祐間蘇洵上審勢策曰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子孫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

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家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强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强矣强甚而不已

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强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强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强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

埶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巳之為陰與巳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

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内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强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服勢之弱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强大及

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强政濟强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强周拘於恵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唯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强之勢也勢强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强之勢如

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恵而怯於威也恵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恵而恵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遠裔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

繒增幣帛之耻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又將有大於此而遂寖微寖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强勢今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强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强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强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

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

夫齊古之强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强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嚮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欲為焉

無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焉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
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
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
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
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
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
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强政政强矣為之數年而天下
之勢可以復强臣故曰乗弱之恵以養威則威發而天

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以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熟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則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

炮烙斮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徳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恊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

以刑為本而號亦為覇而謂湯非王而文非覇也得乎故用刑不必覇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參知政事范仲淹等荅手詔五事疏曰臣等各蒙獎用待罪二府不能燮理彌縫致化天下過煩聖慮特降德音上以宗廟為憂下以生靈為念臣等不任慙恐戰汗死罪詔旨謂合用何人鎮彼西方臣等思之今元昊遣

人到闕名體稍順其如戎人難信止可權宜如翻覆未寧則當擇節制之帥若和好且合亦須藉鎮撫之才經度邊陲以防來患見選人具名聞奏次詔旨謂民之困弊財賦未强臣等議之國家革五代諸侯之暴奪其威權以度支財用自贍天下之兵歲月既深賦斂日重邊事一聳調率百端民力愈窮農功愈削水旱無備稅賦不登減放之數動踰百萬今方選舉良吏務本安民修水旱之防收天地之利而更嚴著勉農之令使天下官

吏專於勸課百姓勤於稼穡數年之間大利可見又山海之貨本無窮竭但國家輕變其法深取於人商賈不通財用自困今須朝廷集議從長改革使天下之財通濟無滯又減省冗兵量入以出則富强之期庶有望矣詔旨謂軍馬尚多何得精當近韓琦范仲淹所上備邊文字內有河北五大事陜西七事精擇兵馬及攻守之策已在其中臣等見商量施行次詔旨謂將臣不和如何處制樞密院先因許懷德張亢不協曾指揮戒勵然

將佐之中性情不類愛惡相攻全在主帥別白撫遏隨才任用使各得其所則怨惡不生故長帥之才不敢輕易選用詔旨謂躁進之徒宜塞奔競臣等謂躁進懷貪之人何代無之由朝廷辨明而進退之如責人實效旌人靜節貪冒者廢之趨附者抑之如此則多士知勸各生廉讓之心矣

張方平論藩鎮疏曰臣聞議者曰唐失御於藩帥至於一道百城跨制千里列郡長吏出其所署戮二千石而

不請專地繼世僅如戰國自安史起釁河北非王土德順姑息河南皆寇壤章武勤勞夙夜拔材練謀極力十年粗夷險阻懿僖之後寖微益削朱氏兼領十鎮遂行窺逼而受終矣五代圮壞顛危相逐皆由强諸侯擁重兵而奪取焉及我太祖之受命也天謀神機風雷變動創更前弊講見長策於是不受乎節鉞多命乎帥臣權分而勢自輕外與而内實取于後諸侯入覲漸留不遣方面都府牧伯之位更除士大夫而僚吏掾佐悉天官

逕補塞覬望之蹊隧霞姧亂之巢穴故四聖累盛六紀于茲寰海乂寧不震不擾門無關鍵豈煩擊柝之虞蓄無扃鐍安容胠篋之變可謂藏身之固置器於安規摹之深遠也乎臣聞而論之曰唐自天寶之亂天下剖裂至我朝太平興國擒劉繼元靜并汾而天下始大一統生民離鋒鏑之禍伏惟祖宗之大功盛德無與較焉然三王之善制不能無敝百世之長軌難以遐御故自古無亂國而有亂君有治人而無治法利害倚伏勢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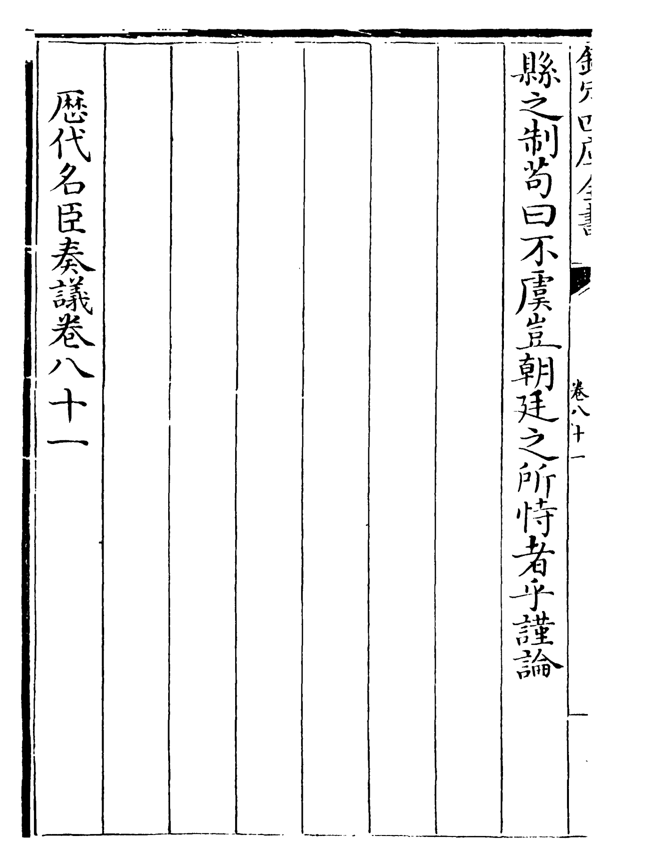
常幽厲享文武之國桓靈繼高光之法棄毀典昵邪遠正周漢宮廟鞠成蓁藪夫歷世始王創基垂裕莫不鑒前之敗深思經久其為秦謀者蓋見三代之亡皆由諸侯於是有廢五等之畫為漢計者蓋見秦無盤維之固孤而易危於是有郡國雜建之策魏晉之議者蓋見陳項之事黄巾之擾乘州邑之無備遂潰漫而不制於是有都督持節之命皆所以誡覆轍遏亂略堅鑿契以抵敵壞平衡石而均重輕然其負冊而趨遷鼎奄有者

則又不常在承藉世家撫宅疆宇者矣故閭左戍卒攘臂以亡秦族泗水亭長提劒而啓漢祚光武以書生起宂曹公以孝廉去譙司馬氏無淩僭之衆宋髙祖乏敦溫之勢徽泰出偏裨之微隋文因戚里之重及其乘隙定業勢歸事濟備物九錫建國立臺比夫西伯以二分而事紂小白奉四履以勤王體迹殊矣是故鞅斯罷侯置守之箅徒見其輻轂運動之勢誼錯强榦弱枝之論蓋昧於皮毛附麗之本至於天乙之後王室數衰每及

賢王九琛復會周厲之削宣王中興泰天下一家二世遽滅惡在乎郡縣而安也且唐之受歷幾三百年内難四興外寇三作大帝孝和禍稔帷薄憲宗昭愍毒由宮臣其范陽之亂奉天之逼雖安泚為之戎首而甫杞實其禍胎恭惠不君紀律虧替私昵執鈞衡之柄閽寺專帷幄之謀於是患結安南兵連徐土發邛蜀之役搆雲代之釁恭定繼立王綱已解半天之下巢讓之所塗炭自陝以東權儒之所踐食禁旅為蒲人所殲邠帥以衷

王僭命原其禍孽都由令孜是故唐之傾危不自藩鎮皆自蕭墻之內也向使明皇勤恤無怠開元之初神武勵精常若建中之始懿皇紹構克守大中之政則范陽涇師乘何釁而犯順嶺表彭門因何隙而嘯聚譬之瘣木蠹由中生譬之累棊勢從上墜故知治亂本乎法度興亡繫乎時君御得諸道遠可以賓絕俗撫乖乎方近不能保宮室彼方州者闗柅動靜臂指伸縮制不在外而在中矣且夫我太祖之以睿武拯天下則有經綸恢

定之略駕馭威懐之術我太宗之以英文繼大業則有緝熈撫寧之道裁節畫一之制我真宗之以至仁纉丕圖則有寛沖恭睦之德持盈保成之方維其撥亂守文理政小異然皆主威獨運國命自制政不容於姑息恩不假於近習此所以高拱南面子孫無疆之法也主上爍震耀之精體乾剛之德攬威福二柄以照臨四表專制無牽忍之愛采扳囿卑遠之陽廣諆以明聽受獨斷而絶浸潤此其上所以建皇極下所以綏天下者彼郡


縣之制苟曰不虞豈朝廷之所恃者乎謹論

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經國

宋徽宗宣和七年太常少卿李綱上言曰臣伏覩陛下以金國敗盟陷没燕山重兵壓境邀求必不可從之事欲窺中原而取河北淵衷震悼深悔前非下哀痛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繁苛之令除掊克之法招徠忠讜之言

討論捍禦之策命皇太子作牧開封以係天下之望誠意惻怛感動天地慰安人心雖堯舜修巳以安百姓禹湯罪巳以撫萬方無以過也然臣以謂事勢迫矣結釁巳深遣使講和必無可和之理長蛇封豕蓄鋭深謀待時而發其意不淺而自河以北守禦蕭然無藩籬之固不知何以禦之今日之策所謀得則宗社安所謀失則宗社危安危之幾間不容髪臣願陛下審料事勢度以聖心之所能行者深計利害而明白行之無為茍且僥

倖覆藏隱諱以趣禍亂庶幾可以轉危而為安則天下蒼生無肝腦塗地之患宗廟社稷無淪陷敵國之虞皆在決於陛下方寸間耳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如親征講求真廟幸澶淵故事選將勵兵躬臨訓練降詔問罪消日啓行以懾戎心以鼓士氣驅逐外敵保完舊疆此上策也中策莫如堅守大京師天下之根本也宗廟社稷朝廷宮室之所在百官之所聚宻邇陵寢中四海而臨萬邦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聯營環衛有

虎貔之師運漕東南以足財用控制西北以靖邊陲天下無二舍此安歸定堅守之計勵士民之心效死為期無毫髮欲去之意既務鎮静又施權謀遣師出師分屯旁近要害之地翼衛帝室設使金國之衆敢肆憑陵當如周亞夫禦七國之策堅壁勿戰以挫其鋒待其糧竭氣衰邀其歸路多設方略一鼓破之此中策也下策為避狄之計如太王去邠而居岐臣有所不忍言然道塗閭巷之人戶知之臣又疑聖意或出於此何哉比者不

議河北守臣而先議東南守臣一也遣使分起諸路兵而不起淮浙兵二也搜攔汴舟船三也建牧四也為此策者雖足以紓一時之急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也臣竊痛曾不深計而熟念之也委陵寢宗廟社稷朝廷宮室百官萬民而去之遠邇必潰是以中原畀之他人也事勢一去不可復振臣恐京師朝行而夕亂其禍故可勝言哉陛下雖命皇太子建牧以監之何補於事是不若偕行之愈也必不得已臣有愚計願恐陛下不能

行之臣今日言之儻不契聖意必死於鈇鉞不言之異日禍敗必死於亂兵與其死於亂不若死於國臣敢冒萬死為陛下試陳其説陛下欲行避狄之計而命皇太子留守以係人心以捍大敵以保陵寢宗廟社稷是也而建以為牧非也本朝及唐故事皇帝行幸郡國則皇太子監國此特國家閒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召

天下率勵豪傑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於萬分之一哉唐明皇避安禄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擁馬乞留太子以討賊而肅宗有靈武之立勢不得不然當時之議曾不早定後世惜之陛下度今日人心已揺可以與之共患難而堅守則守而勿去可也度不能守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可保在此一舉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況今日之

事寧復有大於此者乎臣素愚直感戴大恩所以不避重誅為陛下言此者欲陛下深思而定之於早也交遜之際燦然明白而使宗廟社稷有所依歸四海蒼生有所係屬陛下如釋重負享安逸於無窮而以死宗廟社稷之事責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豈不美哉敵情難測卒然有急然後議之則無及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聖德高妙臣固知黄屋不足以纓紼帝堯之心所以敢言者正恃陛下體

道而輕外物也昔田千秋以一言而悟武帝而巫蠱之禍息臣頃以論水去國七年今日之事適在朝列以上封事朝奏暮召以螻蟻之微敢言大計豈非祖宗神靈啓悟臣心使之如此其敢愛死不自比於田千秋哉謹刺血親書干冒天威無任戰越俟死之至

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兵部侍郎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黙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

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綱進曰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禄崇養大臣葢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彦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為東京留守綱為上力

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范祖禹以為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陛下柰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上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令有疎虞綱皇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

欽宗時既與金和金人需求不已尚書右丞李綱奏言

金人貪婪無厭憑陵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絶饟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

時晁說之上書陳論重地曰春秋重地何也曰王者得

民而安斯民得地而安有人焉雖微矣以地而重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賤不當書者邾庶其以漆閭丘之地而重也莒牟夷以防兹之地而重也邾黑肱以濫之地而重也下國小邑之微人以地叛而何能為重所以重其誅也茍不以地叛則一身之罪一時之禍也其以地叛則不特一身之罪貽百世之禍也春秋之重地者所以愛民也正天下國家之本也邾莒之君孰與天下之君大漆閭丘之地孰與中國形勢之地重屬者黄

頭女真猖狂京師城下執政大臣遽以高陽中山太原三鎮賜之竊恐非春秋之旨也兩國構兵如火不戢者焚而其戢者亦焚火不焚則不已也兵之為禍甚大如此而不得不用者豈不為疆埸之野尺寸之地哉疆埸之野尺寸之地殺人流血非王者之本心干天地之和氣而必爭之乃以中國數千里形勢之重鎮未嘗接戰而棄之乎言之及此孰不寒心論失中國之形勝則禍福之幾有不可勝言者中國以此控制遠人者也乃委

此地於敵人使以控制中國乎契丹因石晉而盜據一飛狐嶺之隂議者每不勝其憤為之切齒扼腕今乃以十百飛狐嶺使彼據之乎其禍不特有吐蕃回紇之侵唐將有劉聰石勒之繼晉乎請以三國之事著明者借論之漢室不綱有曹操孫權劉備雖皆天生之英雄也使其終無分地而浪戰於中原則必有吞併滅亡不支者若前日劉項是也曹公身與袁紹之興亡是也而以一天下分裂而三者實自乎荊州之所隷也嗚呼荊州

實能分裂天下而三者也曹公不急於得關中而急於得荆州盖以韓遂馬超必不能保關中而關中非我有而誰有哉荆州雖斃為劉琮之物而亦未必不為我物也陸攻則遠水攻則險彼孫權劉備其遂得之乎無幾何孫權雖可以得荆州自以居京口而遠有所不給則以資劉備備得荆州則得巴蜀孫權以劉備禦曹操於荆州而保江東三分之勢定於此一州矣曹操於宇宙間有鞭撻之威尚何所懼者及聞劉備得荆州則大懼

矣方作書不覺墜筆於地也唯曹操能懼其可懼者也昔之一荆州今之瀛定并門三荆州也又可不大懼乎曹操其後回軍濡須恐江濵郡縣為權所掠乃詔其民内徙彼久業南方而不安一旦北土之民相與驚惶渡江而逝廬江九江蘄春廣陵諸郡皆無民矣北人乃得居其室廬耕其田野江濵之郡於是乎有民為魏死守矣如曹公之志則未易以吾三鎮之重地齊民悉棄之也古今識者皆恨唐不能有河北而委之於三叛不知

唐失河北於叛臣之後繼失秦隴河湟於吐蕃自鳳翔西門之外即為吐蕃之境顧無自而遠制大河之北也今京師視瀛定幷門猶唐長安之視秦隴河湟其利害不亦逼乎嗟夫唐失隴右而不能制河北今失河北而寧無西師之憂乎又將何以制之乎言及此則三鎮之利害又急於漢之荊州也且唐之失河北為害也緩唐之長安視河北而遠也今之失河北為害也急今之京師視河北而近也迥遠之間緩急之勢不得而同也亦以明矣

今之京師是謂大梁與古昔帝王之都自亦不同何則西漢之都雍因秦之舊保山河而制諸侯婁敬建言於前賈誼重陳於後實因一國而為都也東漢之都洛謂先朝之未盡善乃遠奉周公之志以洛陽者天下之湊也因天下而為都也隋則初盛而都雍其後衰而都洛唐則以雍為京都以洛為別都皆未有及今都大梁因天下而為都又平坦顯著於洛陽之都也其諸帝王之舊則夏都陽翟商都景亳我介於二者之間也其引湖

海舶艫於枕席之上而走山岳騠駃於俎豆之際役夷狄萬國琛幣於郊坻之邇者實以冀趙魏晉之重為天下四方之楗也今冀趙分而魏晉毀則其憂不在河北而在京師顧執事可不念之乎中山之地則保深祁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八州軍兵則五十八指揮三萬八千三百四十八人高陽則莫雄霸恩冀滄永静保寧乾寧信安十一州軍兵則七十七指揮四萬二千五百八十人太原則忻代二寧化岢嵐二軍控契丹之朔雲麟府二州

守河外嵐石隰三州火山保德一軍阻河扞夏國之綏州凡十有二州軍兵則一百六十六指揮七萬二千九百人嗚呼可謂重矣故曰瀛州者有瀛海之富富於天下也定州者可以大定天下也并州者可以并兼天下也名不虛得亦未可忽也若不得保此之重鎮而棄之竊恐江介之民魚蝦之俗先叛而後服者足揺而心生矣且曰非我敢棄朝廷而必行恐朝廷之我棄也故曰所憂不在河北而在京師也今日陛下赫然下明詔俾

三鎮無棄其守如故且命四擊敵軍實天下幸甚古兵法有之示弱者剛勝示怯者勇勝示緩者速勝彼深入者我以主勝彼兵老者我以壯勝甘言厚幣以餌之者我以逸勝縱敵於歸路者我可以大得志而無不勝今黃頭女真皆干此七者之誅也願詔急擊之無怠且今日敵人之逋逃與契丹澶淵之逝事體不同章聖皇帝不以殺為武者也今皇帝陛下必行天誅則武矣

歐陽徹上書曰臣聞履大寶之尊位而能從諫如流樂

取於人以為善者人君之德也當國家危急之際而能奮不顧身敢為人所難者人臣之義也忘布衣之賤而盡忠竭節以干斧鉞之誅者知死有輕於鴻毛也臣伏覩太上皇禪位之初金人渝盟犯我京城太學諸生忠義奮發伏闕上書首建誅六賊之議姦臣怙勢妒賢嫉能欲塞言路以寘之死諸生惶惶股慄性命垂於虎口頼陛下剛明果斷速降詔旨嚴行止絶遣中使宣諭脫諸生於死地尋後諸生敷奏朝廷得失兼上用賢之請

伏闕上書于再于三陛下俯加容察斷知外侮怨陵元元被害王師敗績國勢不振者皆緣六賊姦謀誤我上皇於是悉正典刑以謝天下黜白時中等而不用復李綱而相之臣以是知陛下非特能聽又能行正所謂從諫如流樂取於人以為善而備人君之德者也臣伏讀正月一日聖詔許士庶實封直言得失臣又知陛下卓然能以堯舜為己任欲開言者之路以來天下之策欲却外來之侮以安中國之勢正忠臣義士赤心事上之

秋凡紀綱法度有不利於時不便於民者恨不知耳知而不言豈不負明天子勤求之意哉臣比者恭讀聖詔曰敵勢未已動起兵端必欲割我土地殘我人民覆我宗社忠臣孝子自當體國念家人自為戰臣讀至此不覺涕泗交頤重念我宋隆興四方無虞人物滋富自古未有倫擬一旦為金人侵侮攻陷井邑蠹害良民凡厥士庶豈不寒心臣恨無傑出之勇鼓行而前唱天下慕義之徒使或願持一戟或願操一戈覆其巢穴復其河

北措京城於奠枕之安也臣曉夜以思嵗被國家教育為日滋久雖不能奮股肱之力而從事於鋒鏑之下然謀猷籌畫或有可採未必不能立尺寸功以報國家平昔之恩於是愽採于古參酌方今利害之大者條陳十策以獻朝廷皆保邦御俗之方安邊禦戎之術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雖狂斐然上以應天子求言之詔下以攄寒士報國之誠非敢自謂其策之可用亦庶幾所謂當國家危急之際能奮不顧身敢

為人所難者也臣生三十年矣幼失所怙猥紹箕裘之業願以忠孝自立而臣有子可繼先人嗣故臣每覽前史見忠臣義士奮身報國者未嘗不掩卷浩歎恨不能睎其蹤臣今日適丁國家多難敢以草茅書生妄議朝廷得失臣故知干犯天威罪必無赦然臣所以甘心於此者實願以一身而安天下也臣故曰知死有輕於鴻毛者此也臣以芻蕘之言上瀆冕旒之聽伏願陛下留神省察無以萬乘之尊而驕之無以一介之微而忽之

則天下幸甚臣聞三代而下帝祚綿遠莫如漢唐然當其内外之患未夷蜂屯蟻聚攻城破邑兵端四起師出無功則為之君者曷嘗坐視其困哉蓋亦躬行之矣天錫勇智絶類離倫神戈一揮無不從順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固將褫魂破膽望風慴服若漢高祖伐陳豨於邯鄲唐太宗敗建德于虎牢以至高麗賊亂親駕六師一舉而遼東平凡此之類皆欲出於塗炭故決策親征奮張天威遐耀神武遣將出師仗義問罪所至克捷而後

戎心沮喪恐懼遠遁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蹂幽薊

北鄙之境殆無寧歲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遂陷德清

以犯天雄當是時京師之地危於累卵真宗皇帝憂勤

日加夜分不寐晝計無所從判朝廷大臣持祿保位動

為身謀居于江南者勸上幸金陵居于西蜀者勸上幸

成都曾無為社稷計者惟宰相寇準鯁峭不回奮忠義

心以破羣議獨以親征為獻天子可其奏於是鋭然親

征旣次澶淵諸道兵大會敵旣震動殺其驍將順國王

達蘭敵懼遂請和于時萬一非天子乾剛決斷用寇準計必不能成其功古語有之曰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懼之正此之謂也臣為陛下今日計莫若以虎符起天下之兵而決策親征追奔逐北絶其根本使無遺類則國威復振而後患不作矣臣竊覩陛下即位之初金人犯順侮慢中國其勢可謂迫矣當時大臣亦有勸上他幸者然賴陛下聰明不惑羣議斷自聖志下詔親征彼軍聞風而心破兵戈未接敵已退師深自

悔過此雖宗廟之靈社稷之福然親征之詔不下未必爾也澶淵之役旣驗之於前而此尤可以為近證臣區區所以不避罪責敢以親征為獻伏願陛下奮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畧命將帥遣戍役而必行之天下幸甚然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奠而後發發必中矣萬一陛下聽臣之計則親征未可輕動必也以富國為先而選將練兵次之蓋兵家之策當先為不可勝以俟其必勝要之得人為用則何施不可借使富國强兵內無動揺民安

如故有如大夫種之能轉輸供餽外無勞民擾攘之役有如范蠡之知臨機果斷折衝千里有如周瑜之勇度長慮遠收功於必成有如趙充國之守嚴細柳之軍有如周亞夫者奔項羽之營有如樊噲者孜孜奉國知無不為有如房元齡者兼資文武出將入相有如李靖者則雖愚夫愚婦亦知其可以必勝矣方今朝廷之上士庶之間不無其人在陛下擢而用之夫以中國全盛之富甲兵之衆加之得人以任將帥之職親征以挫蠻夷

之威則掃蕩絶滅可指日而待也此臣願獻陛下一策也臣又聞禦戎之術以戰勝為上割地講和皆其下策臣聞朝廷為金人所廹有議割地講和者臣深為陛下不取也以臣管見為今日計莫若遣詞命之使陽與之講和虚為之割地俟其有怠心乃掩其不備會諸道精兵以殲滅之此萬全之策昔田横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歴城若非酈生先説齊王使為漢而稱藩乃罷歴下兵守戰備日與之縱酒則韓信雖有百

萬之師未能以歲月破也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内附太宗遣唐儉慰撫之李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以萬騎賫糧而襲之必得所欲公謹謂上已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於是擒之當時使韓信李靖惜酈生之烹憐唐儉之死小有所不忍則必不能成大功也臣今日之計正合於此伏願陛下無為猶豫而不決也臣復為陳祖宗守土之艱難使陛

下讀之寒心則尺寸之地不可與人羣臣以割地為請陛下必不輕許也臣聞昔者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歷中聚重兵壓境遣其臣蕭英等來聘仁宗皇帝命宰相擇報聘者時敵情不可測羣臣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富弼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弼為接伴英等入境弼開懐與語不以鄙

夷待之英等亦不復隱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便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歳增幣且命弼報聘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彼主抗辭不屈既陳利害而説之復宣皇帝之命以威之敵人感悟遂欲求婚然亦終為弼善詞以却之不過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復其後累年契丹君臣守其約而不敢敗者雖本於祖宗德化之所感然亦富弼之功也嗚

呼使地而可割則祖宗之朝已割之矣如其不可割而羣臣勸陛下為此計者得無愧於富弼歟又況朝廷之根本正在於河北河北之要害又在於三關四鎮割三關四鎮而與之則自河以北皆非我有河北之地陛下既不得而有之其能久都大梁乎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掛於籍者號八百萬而衣食之給一毫皆取足於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於農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其所以都大

梁以據天下之衝要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且不贍今若割河北之地則陛下不免遷都長安之地左殽函右隴蜀襟憑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洪河之水其地利守而不利於運漕將何以給天下之兵哉矧夫太原一郡控扼西北之嗌喉今棄太原則下瞰長安纔數百里陛下其能久都長安乎大梁長安既不可都又將遷之金陵則自北而南非帝者所居而又邊患未寧國本動揺安知無姦雄窺伺金陵者哉臣以是知割

地之請特可紓目前之患非萬世長久之策陛下當如介石之不變也臣又聞昔之所是今或為非前之所用後或棄之乃所以趨時而應變故孟子亦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在漢文帝之時固嘗與單于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之民而議和親矣至我國家澶淵之戰敵人請和諸將皆欲以精兵會界河上而殲之敵懼求哀旣切真宗皇帝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敵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累年則講和之術非不善臣輙敢以為

不可者時不同故也何則遠裔服叛無常乍臣乍驕徒視中國之勢强弱如何而已在祖宗之朝國威素震遠人慴服而不敢猖獗故與之講和則守約而不違前日國勢委靡邊隙創開武久不講士氣墮怯敵人所以深入既而與之講和徒費金帛億萬適以資敵師退未踰數月兵端又復蜂起臣以是知講和反墮敵計中也且如前日金人敗北种師道請以精兵臨河滅其餘黨儒臣介僻堅執祖宗故事而不許殲殄故有今日之禍宜

乎种師道飲恨而死也國家若實與之講和則外示怯弱内費金資盟血未乾臣必知敵人又乘勢而攻矣孰若用臣之策使敵反墮我計中也伏願陛下採孟子用權之深旨破金人反間之機謀下令召四方之兵使奉詞伐罪揚威絶漠盡殺而後已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藴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者此也若謂用臣之計則失大國之信者又未足以語權變也昔者孔子許陽貨仕而終不仕與蒲人盟不適衛

而終適衛則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變所適彼既渝盟而犯我京闕邊屯吏士攘袂切齒皆欲犁其庭而掃其閭我以機而滅之固其宜也況以小事大畏天者也以大事小樂天者也彼不能畏天而事我反貪暴殘滅而自干罪戾則天亦討其有罪矣夫復何疑此臣願獻陛下二策也臣又聞西戎之患大於金人祖宗之朝羌人入寇固嘗彌年而不能解方今金人入寇殘害滋甚西戎雖安堵未動然敵人剽悍之性敢肆陵侮茍

有以挫其威則垂頭掉尾去不復顧徒有譊譊之聲終無啞人之㓙尚無以挫之則羣起而為人害矣臣以是知西戎雖未動亦當預為之防無使西北合併為患則難於支梧也且如今年春賴天之靈俾敵悔過而效順朔方無虞天下同慶其後朝廷若能會兵要地控扼邊陲奮張國威以震軍勢則禍不萌於今日矣揚雄曰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夫宅於山者必設窗穽以防猛獸之為害宅於都者必峻墻

伋以防穿窬之為盜此鄙夫野人之所共知也況西戎自熈寧犯境以來雖絶夏人賜予熈河蘭會轉輸飛輓之費一歲至四百餘萬則其費可謂厚矣帶甲荷戈者不可以數計朝夕引頸舉踵伺中國之便以逞其殘暴肆其姦雄者殆有甚於猛獸穿窬也太平之時尚當為之備況金人已為患於中國安可不早為之計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況於勍敵乎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彼怯勇小大之

勢不同非蚤正以待之猶且不能勝況二敵動欲與中國抗衡耶為今之計者莫若明詔守土之臣使嚴為之備而又專委兵馬司使修車馬倫器械以圖患於未然則西戎不能入寇矣此臣願獻陛下三策也臣又聞天下之大猶人身域外者股肱也中國者腹心也股肱之疾既作於外腹心之疾復攻於內則不問人之肥瘠其亡也可跬步而待昔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

南下於是遣將軍蒙恬築萬里長城以防胡自謂關中之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不知禍起於蕭墻之内一旦陳涉以甕牖繩樞之子無萬乘之尊無疆土之大身非王公大臣名族之後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智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振起阡陌之内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山東豪傑於是並起而亡秦矣臣以是知心腹之疾尤甚於股肱也國家治平日久冗食游手之民觸處有之敗軍亡卒流離散徙者紛如也日則

博奕飲酒于市夜則結而為盜賊椎牛發塚於虛落之間非禮非義無不為也萬一有豪傑者為之倡嘯聚山林刼掠閭里驅虜良民以至擅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縱横自肆而不可制則為腹心之患亦不淺矣頃者方寇竊發血流通衢江浙井邑多為煨燼兵拏不解所費巨萬始能致其頭於闕下誠可為後來鑑也況今兵戈四起安知無方寇之流欲乘隙而作亂者耶以臣觀之守令得人此無足慮盖州得一賢刺史則千里蒙

其庇縣得一賢令尹則百里受其賜德化足以格人心威風足以挫强寇鉏姦鏟猾號霹靂手則頑民悍俗亦且惶懼恐伏逡廵銷縮而莫敢動矣臣聞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令縣令既衆不能皆賢但州得二千石能自重其威權以使下則雖有黄巾赤眉無足畏也故尹賞之治長安使吏民雜舉輕薄少年惡子鮮衣凶服持兵刃者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之虎穴中由是盜賊頓止張敞之治膠東

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斬捕除罪吏追捕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趙廣漢之治京兆精於吏職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銖兩之姦皆不能逃朱博之治琅琊嘗令屬縣各用豪傑為大吏一旦竊發縣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盡力有效必加厚賞以是豪強慹服韓延壽之治潁川置正五長相率以孝悌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輙聞姦人莫敢入界而吏無追捕之苦龔遂之治

渤海移書勅屬縣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於是盜賊悉平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羣盜者矣然方今之時其術亦有可用亦有可去者葢彼時此時故也臣爲陛下今日計莫若明詔督責監司郡守使勤於王事常行舉察無以酒色昏其精神無以賄賂易其心志夙興夜寐當斷伏節死義盡忠犯難以報國恩仍乞明詔郡縣有驕兵惰卒窮困亡命者有累負重罪常赦不原者有閭巷惡少不齒於人者有困迫飢寒剽奪衣食者並

許自陳革過鼎新不念舊惡仍仰州縣給賞召募有願奮力勤王捍寇立功者集官詣射圃試閱擇有股肱勇力之人收録麾下常行禁約應副軍期差使夫如是則舊染汚俗咸與維新人人自奮願以身報國况以此籠絡天下之豪傑皆為我用則嘯聚為盜者無有也臣竊見聖詔盡起天下之兵臣知州縣之兵本不足以禦寇今又起而之他則其勢愈殺矣若不早用臣計一旦有豪傑奮發而起為之應者贏糧影從鱗集瓦合攻城犯

邑則守令不過提攜妻孥遁戢草莽為自全計而已誰肯為陛下守土者不若用臣之計則盜賊不作而國兵不乏守土者又得以安其身而盡忠竭節矣此臣願獻陛下四策也臣又聞當一方之重寄百里之命所以保守土地全活生靈邦之治亂民之存亡實有賴焉當其平居無事無枹鼓之虞無征伐之役享高爵厚禄處則華廈衣則錦繡躍駿馬而羅紅顏坐重茵而食列鼎高談闊視手揮指顧號令吏民則庸人懦夫亦可勝其任

洎其遽有變故回惶失措不過嬰城拱手坐待其斃甚者望風而竄伏矣曽不聞有髙城深池堅甲利兵與之勍敵効死而不去者夫如是則生民何賴焉然則忠義之士卓然名節與秋霜烈日争嚴使之當公家之任而能提孤軍守偏城臨大難而不奪其守者信難其人臣觀唐明皇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得人不為不盛一旦祿山叛逆哮噬無前河北二十四州之吏為賊誘引委靡從順者幾半逆為之計不陷於賊者獨顔真

卿一人而已故玄宗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使王師有進征之援者平原之守也繼而張巡許遠與城父令姚誾以數年疲薾之兵而抗百萬難制之虜孤寄一隅日戰數十挫賊之鋒鯁其喉牙使不得進而搏食江淮之地轉輸不絶其民不為塗炭者良以睢陽未下也此在當時亦未至於揚芳飛英角立傑出然一旦遇變乃能忠義奮發激昂天下之吏雖赴湯火冒矢石而有不可屈之大節載在方册章章不可

掩使後世姦臣賊子尸禄素餐者聞其風莫不慙汗脫
或太守縣令人人皆顔真卿張廵許遠姚誾輩則國勢
何患乎不振也夫以方今人材之盛而臣乃敢昌言謂
難其人者臣竊見曩者清溪寇起郡縣之吏懐印綬挈
妻子而先去者比比皆是當時士庶咸謂不能守土之
臣必遭誅戮以激貪懦既而交結權貴第相汲引巧為
詞説文過飾非非特不正典刑又且悉與敘復故忠義
之風不震而臣子無所矜式遂使勍敵交侵幾危社稷

而河北守令罕與為敵者循前弊而已假使當時方寇既擒不能守土者悉與誅戮則頑夫亷懦夫有立志金人未必能深入若蹈無人之境也臣為今日計莫若明詔丁寧誥戒天下郡縣宜思患而預防之過此以往或有内陵外侮攻犯城邑而能捍寇自全者許擢用於朝而推恩於子孫如或不能保守復循舊風即與斬首以戒後來仍流竄其子孫於遠惡之地縱累經赦不許原罪則人人思効死而莫肯為逃逋自安之計矣此臣願

獻陛下五策也臣又聞有常產者有常心無常產者無常心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矣臣伏覩聖詔許餘路忠義之士率衆勤王甚盛舉也然天下之民不能保其常心以臣觀之河北河東京畿不幸為敵人侵陵自當體國念家人自為戰聖詔許其聚徒結衆捍寇立功可也若施之於餘路則不可也何則民無常情約之以法刼之以威則規規然不敢自肆無以制之則若置

猿於木投魚於淵安能保其不恣哉臣觀今日應募而起者多豪横之民浮家泛宅而無所歸一旦雲集則號令貴乎有威統御貴乎有法左右前後不紊其常旌旗行伍不汩其序然後擊之無敵散之不亂而可以立武功也如使擒縱不得其人則變心生而禍患作本以治亂反以致亂本以禦寇反以助寇安知無姦雄投隙假勤王之名為叛逆之賊哉此無他餘路安堵如故人物繁富倉廩實而府庫充豪横之人制之不得其術則見

所可欲而爭端起矣臣近觀福建路發募兵經由臨川統御無術遂爾作亂强刼婦女虜奪衣物破人家產而人莫敢誰何不過吞聲飲恨無所從訴臣始聞之不勝太息竊慮炎炎不已則遂為大患也幸而州府訪聞即嚴行禁約使後來者少挫其氣而不復肆侮臣為陛下今日計莫若速降詔止絕餘路不許聚徒結衆所有已應募者仰同心協力共立邊功當有厚賞如復欲召募勇敢之人即仰州縣給賞自募閱試擇其堪用者録之

仍即繩之以軍法無使復襲前弊臣觀孫武一斬隊長之首而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患約束之不明申令之不熟也若以為天子已下之令而不可中輟則又非所以安邦也臣觀兩漢英斷之主無出高祖酈生謀撓楚權欲復立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駡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駡刻印銷印有同兒戲然其計足以安社稷無傷乎高祖知人之明也此臣願獻陛下六策也臣又聞天下安注意相

天下危注意將然以臣觀之則天下安危將相皆在所注意況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權不分乃所以為社稷計也是以宣王承周衰之後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當時北有玁狁之難伐之不可後時必有嚴翼之人以供武服然後能勝雖有嚴翼之人無將以率之則勝亦未可必也故必有文武吉甫以為之將然後勝可必也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是也吉甫為將於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

目而迪其心志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保何暇議勝敵哉故必有張仲孝友者在內然後吉甫得以致力於外以有功然則宣王所恃以收功者張仲孝友而已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是也萬𣩵今日金人之患殆有過於宣王之時陛下欲成中興之大業則伐之尤不可後時朝廷大臣如張仲孝友者想不乏人然未識宣威沙漠以統王師者有文武之吉甫耶借使有之則為宰相不識同心同

德以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志有如宣王之時耶臣觀呂
太后時諸呂擅權欲刼少主危劉氏丞相陳平患之陸
賈為平畫計曰社稷安危在兩君掌握之間爾君何不
交驩太尉陳平於是與絳侯深相交結卒誅諸呂而漢
祚不絕者陳平能用陸賈之計故也臣為陛下今日計
尤在於遴將擇相無輕付此柄而使之內外相和以濟
國難則勍敵無足慮以臣觀之如李綱者初無大過惡
不宜置之閒散之地況綱之功業卓偉忠義奮發真社

稷之臣天下之所樂從海內之所推稱者也聞其譴謫雖閭里庸夫野老莫不咨嗟感憤以謂國家不能用人也夫處之以將相之任則當取其大功而略其小過臣聞綱在上皇朝京師暴水泛漲文武百寮皆備船筏為避水計獨綱奮然為上皇敷陳災異忠言苦鯁雖旋被譴責而甘心無怨既而後患果符其語陛下明斷擢綱於鄉監之中而處之以樞要之職天下知朝廷得人矣既而金兵勢迫羣臣有他幸之請獨綱毅然斷其不可

于時朝廷大臣姻屬皆散而之四方甚若蔡京父子嘗被渥恩莫與比隆一旦變起舉族逃遁無毫髮為社稷計者惟緦全室不動仍肯以身當戰之先故天下皆知此時徽緦為之宰制則京師已為丘墟生民皆為魚肉矣其功豈小補哉今日豈可以用軍之小過而黜之於外是失天下之望也臣聞漢髙祖奮布衣提三尺劍起於豐沛六年而成帝業者盖以其能知人而善用爾故嘗告于羣臣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以其能用三傑運籌

帷幄決勝千里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吾不如蕭何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臣以是知人各有所長用人者當量能授職使蕭何而為戰勝攻取之事必不能矣昔房琯自負天下為已任然一舉喪師遂不復振原琯以忠義自奮片言悟主以取宰相必有大過人者用違所長卒無成功後世所以惜之臣謂若綱者可鎮國家撫百姓安四夷者也至于用兵恐非所長然則今日之失

非綱之罪也用綱者之罪也陛下謫之於散籍是棄蕭何房琯也是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得無為金人快其私忿耶臣又慮朝廷之上六賊死黨尚有存者不然則白時中李邦彥之姻屬尚有大用者故陰為之陷穽吹毛求疵洗垢索瘢中含沙之射影而陛下未之察也使無是輩則幸甚脫或有之尤今日之所急去也臣聞王珪進見唐太宗有美人在側本廬江王姬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者乎珪因以郭公

善善惡惡之事而諷之曰知廬江之亡而姬尚在正所謂知惡而不能去也臣即此以見陛下知綱而不能用是亦郭公之善善也知六賊之朋黨而不能去是亦太宗納廬江王姬也朝廷進見之臣不識有能如王珪之諷諫者耶臣為今日計莫若速降詔音復綱舊職則朝野同歡矣此臣願獻陛下七策也臣又聞安邊禦戎之術在於擇良將選精兵求辯士尊謀主四者並用而不偏廢然後可以興大事也穰苴斬莊賈而晉師罷去燕

師渡水而解韓信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泜水上者得良將也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馬李靖將輕兵至丹陽而輔公祏擒者得精兵也陸賈使南越尉佗箕踞能使之去黃屋而稱臣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潰圍而去王廷湊不追者得辯士也釋李左車之縛而師之遂收燕齊用侯君集之策而攻之遂降智盛者得謀主也臣常患世之論兵者徒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修器械觀形勢推風角鳥

占雲祲孤虚之法而已至於辯士謀主則略而不論正所謂知用兵而未知所以用之之術也臣伏覩臣寮上言謂今日邊患方滋殊乏虎臣天下之大未必無其人欲乞明詔州縣有拳勇股肱之力傑出於衆者及有兵謀武藝才堪為將者俾以名聞擢而用之甚盛舉也然以臣觀之未甚盡善何則自將而言之固不以一槩論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又豈特有拳勇股肱之力兵謀之人然後可以為將哉斬蛟長橋刺虎

南山走有追風之逸射有貫蝨之妙被堅執鋭所向無前攻城破陣所至先服者特可以將一軍而已千變萬化神出鬼没或縱之而後擒或以負而為勝測之而益深運之而無方若金在鎔惟冶者之所鑄若泥處埏惟陶者之所埴所攻輙破所擊輙取無往而不利者一國之將也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拯民於水火之中躋民於仁壽之域致壺漿以迎王師而人惟恐居後者天下之將也又豈特恃其股肱之力武藝之精而然哉古

人固有不持尺刃不操寸戈而能却百萬之師以至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釁者在於臨機果料敵明運以籌策而已又況用人以安天下不專以文辭取不可以家世論當考其行實究其才能如何耳故季布遭髠鉗而有名將之稱婁敬脱輓輅而建金城之固蕭曹起於刀筆之吏英衛起於罪亡之餘酈食其乃監門狂生樊噲特鼓刀僕御班超一腐儒耳薛仁貴特田家子耳一旦依日月之末光皆能勒功帝籍振名後世借使漢唐之

君不能用之則數子者亦堙沒於無聞矣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要趣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使人能收其長而弃其短則將帥何患乎乏人也以臣觀今日募兵之衆則精兵不患乏人然臣竊疑良將辯士謀主未必多多益辦也且如仁宗皇帝時富弼却契丹割地之請是亦辯士之功也臣竊意金人雖暴悍如此然為之主者又豈木偶人哉亦必知世道之安危識人理之盛衰萬一得一辯士如

儀秦之流圓機不礙能掉寸舌縱横議論俾獨馳一介之使喻之以禍福之機陳之以利害之大講隣國之好而啓之援信史之證而誘之使之動心駭聽彼未必不一言悔悟復守舊約而不敢侵我疆土也臣爲陛下計莫若廣詔京畿諸路士庶有學足以該古今識足以造天人才足以供倚馬之求辯足以破傾河之論壓之以威而益振恐之以死而愈新一人而兼得斯數者仰州縣審實保明解發赴闕又乞詔天下有雄材大略能畫

安邊之策能知用兵之權守邊可以賢於長城戰勝可謂國士無雙者並仰州縣審實解發陛下親策於庭量才授職試其所長則良將辯士謀主一舉而兼得之何憂乎虎臣之乏也方今邊患日滋正廣收人物以備驅策之時無以臣言為狂妄也此臣願獻陛下八策也臣又聞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

施爾矣臣以是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國之所以廢興存亡特在於得民與不得民之閒耳傳所以言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天下者是也臣竊觀天下之民似有離心蓋自太上皇臨御之日姦臣擅權蠹賊滋甚假奉上之名而割民之脂膏託崇道之勢而奪民之産業因花石之徵而驅民於困厄之地緣名字之諱而擠民於罪亡之餘天下士庶陰懷怨恨之氣抑鬱而不敢吐上違天心下乖民和故頃者方寇竊發民樂其

禍而有何獨後我之嘆則民心之離也久矣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幸賴祖宗遺德餘烈尚有存者故紀綱未至於大壞去年春金人入寇國勢幾危若非上皇明斷禪位陛下使人心懷則天下已非國家有矣何則黎元赤子皆知陛下在儲宮時恭儉仁孝之名聞于遠邇故即位之初閭里相賀知天下可指日安也既而悉誅六賊天下又復相慶謂陛下能除民之害真安邦定國之主是知民心固樂從也比者聖詔起兵國

家太平日久頒白之老不聞金鼓之聲一旦干戈擾攘黎元固已動心而駭目加之無識兇徒簧鼓不根之語謂國家敗兵既數將下詔民間三丁選一以為用智者知其流言陛下必不為此奈流俗易於摇惑雖家置長喙人為說鈴亦未能決其疑臣恐此語一煽民心又復摇動甚者預為生離之憂則求其安堵不動不可得矣此蓋流言者之罪然亦國家募兵有以致其疑也臣愚欲乞陛下速降詔旨安撫天下明斷此意使解其惑以

結民心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萬世無疆之休仍乞天下所發遣募民見在京畿諸路屯聚捍寇者俟金人掃蕩之日命將帥出厚賞以募有願住者乞留守京畿以防後患仍約以歸期其不願留者悉遣之若抑而留之又致變矣陛下如其吝賞給惜供餽不招軍以控扼邊陲則臣心知邊境搔擾無時而已異時復下詔募兵則東南之民其力疲矣其財耗矣豈能保其必勝哉夫天下所發之募兵所以忘身而犯難者不過希賞

賜而已借使邊圉已寧而遣之歸有功者固當厚賞無功者亦乞給賞以勞其來一則懷之使無異心二則誘之可以再用實良策也茲數者皆欲陛下結民心以長有天下而已此臣願獻陛下九策也臣又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不使之偏歸於公家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室惟其適平而已省賦斂輕徭役者雖先王之善政然國家有金革之難將欲養兵而禦戎則其實不過以安百姓而已雖斂財於民為募兵之賞下亦無怨言也

第不可以取傷廉而已臣近覩詔下募兵諸路多科兵於民使百姓所費不貲而烏合之衆又不足以立事至於忠義之士能率强勇之人以徇國家之急則官府無錢以給餽餉聚而復散者有之以臣愚計竊謂萬一邊患未寧欲募兵則不若以税額量情均科錢以助國用應有官之家並不蠲免則所斂薄而均百姓皆樂而從之取之雖微而聚之即多州縣預貸官錢募勇敢之人以勤王事則武足以禦寇矣所斂之錢存其三之一以

募兵而守城餘者悉為起兵之費甚盡善也臣嘗以是徧詢於鄉老皆善其計以是知民情之樂從也臣又慮兵餽不給則臣有策於此可使不損於民不害於公令下之日諸路軍儲需然有餘矣所謂策者何也臣謂天下所納米以造酒者不過欲市利而已為今日計者莫若速降詔音罷賣官酒許州縣之民投狀占保均分酒課任自造賣仍委局務者日計其利無使虧折應諸路所入米悉以充兵餽則榷酤不勞而軍儲可給矣其策

豈不良哉此臣願獻陛下十策也臣於十策之外又有三事亦今日之不可緩者試昧死為陛下陳之臣聞之曰左不攻於左汝不共命右不攻於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臣以是知古者王師之出有不用命而勝敵必戮而不赦況望風降伏者其罪宜如何哉臣竊聞比者三軍臨陣將士或不用命遂爾降敵臣愚欲乞陛下明詔撫懷軍情使各奮其勇仍有降敵者悉戮之則軍勢

振矣此其一說也臣又聞明君賢相所以動而勝人成功於衆者多用間術故兵家之策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内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故三軍之事情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臣竊意金人强悍儻或未可以力勝則不若用死間之術而滅之臣身雖不長六尺而智雄萬夫辯雖未足以方儀秦

亦不可謂圓機而不礙者也臣以忠義自奮何惜一死為陛下用此術以掃蕩塵氛而安我社稷耶方今將帥如其已有良策滅之則生民之幸也萬一未有計則伏願朝廷借臣一介之使遣臣見彼主而說之臣自有策能使金兵倒戈卷甲不復侵侮陛下如欲絶其種類則臣亦願以死間伏望朝廷俟其有弛心而無備則遣良將領精兵而殲之臣雖遭鼎鑊能以一身破强悍之敵而安我宋二百年之社稷使萬世之下姦臣賊子誦臣

之名莫不掩卷而慹嘆則臣雖死猶生也伏願陛下明斷而決行之無謂臣布帛之賤不能立此功也古語有之曰猛虎之猶豫不如蠭蠆之致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取其能必行之臣前所謂使韓信李靖惜酈生之烹憐唐儉之死小有所不忍則不能成大功者正謂此也此臣所欲言者二也臣又聞陰陽家流有三奇八門之術天子庶人之式足以自利足以厭人揚兵九天之上尸敵千里之遠天神地示皆為我用則取勝

之大要也今何苦而不用哉精此術者每有其人陛下求之未切爾臣願下明詔如求賢之急必得此輩以濟大事天下幸甚此臣所欲言者三也臣聞馬周以草茅一介之士為唐條陳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愛而擢用以明佐聖不膠漆而固恨相得之晚王佐材疇能及此蕭銑據江陵屢戰不克李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軍政委馬師叩夷陵蕭銑遂降臣以緉生恭誦聖詔曰每聞邊報痛切朕心臣於是感激自奮

願以身報國故昧死獻十策臣無王佐之材非敢望若馬周之擢用特願用臣狂計以擒金國之渠魁掃蕩邊塵復祖宗之境土庶幾不媿李靖獻策以圖蕭銑則臣雖以直言犯逆鱗自取誅戮亦没齒無怨言臣所陳特今日之急務至於朝廷之闕失政令之僻遺甚有可言者臣以陛下方今有北顧之憂故且置而勿論臣又竊聞學古入官挾策登第者平居貪位慕禄惟恐居後切切然常有不滿意一旦國家有變雖捐軀以報尚何所

惜奈何風俗衰薄忠義陵遲故有官君子方且酣暢自適恬不以社稷為念甚至赴闕注調者纔聞變起不終部而歸者有之及京畿而反者有之其間有能奮身為國者幾何人哉間或有之則羣聚而笑指以為狂生臣聞其語忿氣拂膺恨無上方斬馬劒以斷其腰領臣恐此風一扇天下靡靡入於衰敗故願以死間之術為陛下安天下之民庶幾少立忠義以振頹風仍不避斧鉞之誅敢獻此書于朝廷也伏願陛下函容之德天高地

厚憐臣愚忠恕臣狂斐以來忠直之言以激衰敗之俗則萬世之幸也儻或以臣言為無足採而又以草茅之賤上玷聖聰下觸權臣必欲置之死則臣亦甘心焉

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十二